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的方法论透视： 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的比较

高磊¹, 叶超^{2*}

(1.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2.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两个重要流派,但是目前国内缺乏对其方法论的比较与深入研究。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分别是两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其学说对地理学和其他学科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文依循“代表人物—学派特征—方法论”的分析思路,分析两位巨擘的学术经历与理论主张,挖掘哈格斯特朗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段义孚思想的行为表征,比较并阐明两个学派的方法论异同。其相同点在于:两个学派均诞生于对计量革命“理性经济人”的批判,强调人的行为、情感与地方空间的关系,在哲学基础、认识论、研究方法、实践场景等方面具有兼容互补性;家园是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也是两位学者和两个学派的共同关怀。二者的差别主要在方法上,行为地理学承袭并扩展了定量方法,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是定性方法。未来地理学各流派之间应该加强理论对话与方法论比较,这是学术创新并产生知识外溢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行为主义;人本主义;时间地理学;地理学思想;人文地理学

20世纪70年代,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两大重要流派相继诞生,对地理学及其他学科产生深远影响。两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分别为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与段义孚(Yi-Fu Tuan),他们都有突破实证主义地理学范式的共同诉求——将“真实的人”重新带回地理研究的核心^[1]。人文主义地理学批判计量学派完全忽视了人的因素,特别是人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呼吁关注实证主义长期忽视的人的情感、价值观与意识,以设身处地的方式理解人居世界^[2-3]。计量学派内部以哈格斯特朗(Torsten Hägerstrand)、格列奇(Reginald Golledge)为代表的行为地理学家强调对“能动的人”的行为分析,通过引入风险、不确定性、偏好等行为决策条件,对传统空间科学范式提出尖锐批评^[4-5]。

尽管两大流派宗旨相近,但在方法论上却一度“针锋相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将狭义的行

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合称为广义的行为地理学^[6]。但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学派兴起,行为地理学作为新旧两派的中间派与人文主义学派产生了方法论层面的激烈“论战”^[7]。行为地理学批评人文主义地理学割裂主观与客观,忽视了社会现实对人的约束^[4]。例如,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8]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忽略了社会行动者的限制要素,而这些要素是行动者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主义地理学则批评行为地理学虽关注人,却仍未摆脱实证主义的机械思维,未能将人的价值与意义置于首位^[9-10]。例如,莱(David Ley)^[11]批评行为地理学仍只是将空间方位、距离等概念机械地对应个人的心理特征,仍没有逃脱传统区位论的套路。尽管两个学派在理论对话中言辞激烈,但通过相互叩问和批判省思,推动了各自理论和方法论深化^[12]。随着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到来,

收稿日期:2025-02-14;修订日期:2025-06-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471281)。[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2471281.]

第一作者简介:高磊(1998—),男,安徽亳州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乡流动、地理学思想与方法。

E-mail: gl98geo@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叶超(1978—),男,甘肃武威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乡治理、地理学思想与方法、文化地理与可持续科学。E-mail: yeover@163.com

引用格式:高磊,叶超.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的方法论透视: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的比较[J]. 地理科学进展, 2025, 44(9): 1982-1994. [Gao Lei, Ye Chao. Dialogues between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behavioral geograph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i-Fu Tuan and Torsten Hägerstrand, 2025, 44(9): 1982-1994.] DOI: 10.18306/dlkxjz.2025.09.016 CSTR: 32072.14.dlkxjz.2025.09.016

挑战一切既有方法论成为地理学主旋律^[13],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的对话不再是焦点话题,但一些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20世纪80年代初期,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相继被引至中国,掀起了一轮引进与学习的热潮^[14-15]。进入21世纪,行为地理学者积极介绍西方行为地理学理论、翻译经典教材并开展大量的本土实证研究^[16-18]。虽然国内行为地理学者已经在方法论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理论上仍显滞后^[19]。人文主义地理学被引进到国内的时间稍晚,李旭旦先生在1983年2月将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译为中文^[20]。2005年段义孚先生短暂回国与2022年其逝世后,国内迎来了两次短暂的人文主义研究热潮,但也很快褪去。长期以来,中国人文主义地理学一直面临阅读多但研究少、热度高但影响弱的窘境,特别是对段义孚先生著作的热捧络绎不绝,但长期跟踪并从事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学者却寥寥无几。

学术对话是保证学术和学科正常发展的重要途径^[21]。格列奇^[22]曾批判西方地理学家们基于“某某主义”空费力气的内耗和相互批判的怪象。近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同样忽视了学科内部的对话,面临着多重挑战:自然与人文耦合的挑战、人文与GIS结合的挑战以及人文地理学内部流派以邻为壑^[23-24]。尽管GIS领域也正在进行人文主义转向(humanistic turn),但仍远远不够^[25]。目前正值地理学发展的转型时期,中国地理学已经进入了一个亟需创新思想的关键阶段^[26],推动学派间的有效对话显得尤为迫切。

两个学派诞生之初就具有一种跨学科基因与沟通人文—自然世界的潜力^[5,26-28]。面对当前两大流派自身发展乏力、交流稀少的窘境^[19,21,26,29],我们更应重拾其对话传统。多元化是地理学学科的优势,但多元化也带来了分支之间对话的困难。这种情况下更不能因噎废食,坚持多元化就要加强不同学派之间的对话^[30]。近年来,国内学界已出现一些积极的尝试,周尚意等^[13,31]利用行为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了鲁迅的时空轨迹,呼吁人文主义者要保持与其他流派的对话。行为地理学者柴彦威^[6]曾组织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专栏,并强调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有一定的契合之处。2024年5月在延安举办的文化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青年学者论坛以“共性与个性:人本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地理学邂逅”为主题,深入探讨了两个领域的融合创

新之道,推进了两个流派的交流与发展。在此契机下,重返其思想源头,从代表人物哈格斯特朗与段义孚的理论与实践正本清源,正当其时。

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作为同一时代的学术巨擘,其思想与实践本身就超越学派分野。本文通过回顾两位学者的学术生涯与思想脉络,采取“互文”的方式,发掘哈格斯特朗学术观点中的人文主义内核,又以行为地理学的视角审视段义孚的学术行为与空间实践,进而比较两个学派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异同,力图两个学派的再次对话提供新的切入点,为人文地理学的思想创新探寻可能路径。

1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哈格斯特朗

1.1 行为主义、行为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辨析

将时间地理学的创始人哈格斯特朗归为行为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尚存在争议。其根源在于对行为地理学(behavioral geography)、行为主义地理学(behaviorism geography)及时间地理学(time geography)的理解因研究者立场、专业领域乃至沿袭欧美地域差异而存在差别。“行为主义地理学”是一个相对狭窄且带有批判色彩的标签。它源于华生(John Watson)^[32]所开创的、将人的行为简化为“刺激—反应”模式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由于这种方法排斥不可直接观察的意识,该术语常为人文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用,以批判地理学中过于实证和机械的研究取向。因此,多数该领域的学者自身会避免使用“行为主义”标签,更倾向于采用“行为论方法”(behavioral approach)来界定自己的研究,以示区别。更有甚者如格列奇^[33]认为一个独立的行为地理学范畴或许本不存在,它只是批判者所设立的“假想敌”。

正是基于对上述概念的不同理解,形成了关于时间地理学归属的地域分歧。北美学者的观点倾向于将二者分离。唐斯(Roger Downs)^[34]、戈尔德(John Gold)^[35]认为,广义的行为地理学包含基于实证主义的“行为论方法”与基于现象学的“人文主义方法”,共同关注地理意象与人类行为。在此定义下,哈格斯特朗侧重于客观时空限制的时间地理学,因其不直接探讨心理认知过程,通常不被纳入行为地理学的范畴。

欧洲及中日学者的观点则更为包容。思里夫特(Nigel Thrift)^[36]认为,行为地理学由“能动性方法”(active approach,对应行为论)和“被动性方法”(reactive approach)构成,并视时间地理学为后者的核心,

肯定了其在揭示行为的社会性与过程性方面的贡献。约翰斯顿(Ronald Johnston)^[4]在其经典著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中,也将时间地理学置于行为地理学章节,认为它是一种吸收了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哲学的独特行为研究路径。中日学者同样持广义视角。若林芳樹^[37]认为,“针对知觉和行为的所有地理学研究”都属于行为地理学的范畴。柴彦威等^[28]认为,行为地理学以基于实证主义行为论(behavioralism)方法的行为主义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为基础,探索地理环境下人的空间行为如何产生,并在地理学中加入了“对‘人’的正面思考^[19]”。

综上所述,尽管北美学界倾向于将时间地理学另作讨论,但欧洲与中日学界的广义视角,即认为时间地理学在“从个体出发、弥补传统空间分析缺陷”这一核心问题上与行为论存在深刻共性,为本文提供了更为合适的理论基础。据此,可以将哈格斯特朗视为时间地理学的开创者,也视为广义行为地理学的一位关键代表人物。

1.2 从实证主义到人文主义的转变

哈格斯特朗早期承袭了计量革命的传统,在195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作为空间过程的创新扩散(Innovationsförloppet ur korologisk synpunkt)”中对瑞典南约特兰的人口迁移与空间扩散进行了数字模拟。这一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地理计量的方法,使其成为了计量革命的代表人物。20世纪60—70年代,大批美国青年地理学者来到瑞典隆德大学追随哈格斯特朗学习。1967年,经由普雷德(Allan Pred)将其博士论文英译推广,哈格斯特朗的思想迅速影响了全世界^[38]。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哈格斯特朗的研究兴趣发生了转变。他不再满足于模拟空间模式,转而追问“空间里的行为为何发生”,这促使他吸收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哲学思潮,创立了时间地理学^[4]。时间地理学的目的不仅是建立一个非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更要去理解空间里的行为为何发生,这往往需要对个人、小团体或者群体的行为做出经验性的阐释^[11]。这一转向的标志,是哈格斯特朗1969年发表的著名演讲“区域科学中的‘人’(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开创性地探讨了诸如移民、选举等空间选择行为的意向与动机问题^[39]。这次演讲被视作“革命性的”,不仅是哈格斯特朗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而且它为行为地理学开辟了更多的人文主义视角^[40]。

哈格斯特朗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在与其它流派

的讨论中不断丰富。其中,与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布蒂默(Arne Buttmer)的交流尤为关键。1973年春季,布蒂默受到哈格斯特朗的邀请来到隆德大学访学。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蒂默与哈格斯特朗多次探讨如何将人类的时间性经验融入时间地理学的概念框架中,并认为个人的感知因个体和文化而异,时间地理学存在先验性的局限^[41]。1976年,布蒂默再次受邀前往隆德大学,与哈格斯特朗共同组织了持续4个月共80多名学者参与的跨学科研讨会“自然、空间与时间:知识与人类经验(nature, space and time: knowledge and human experience)”。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存在主义与现象学,例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栖居”(dwelling)、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生活世界”(lifeworld)以及舒茨(Alfred Schütz)对日常生活“理所当然性”(taken-for-granted)的剖析^[41]。在这次跨学科、跨国界的研讨会的基础上,哈格斯特朗与布蒂默发起了“国际对话项目”(International Dialogue Project),哈格斯特朗称之为“社会工程师与存在主义人文主义者的碰撞”^[42-43]。此举提升了地理学在当时学术界的能见度,使其成为一门能在内部统一人文和自然维度的学科。

可以说,哈格斯特朗一生都致力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搭建桥梁^[44]。他具有惊人的原创性与超脱传统的创造力^[41],不仅研究人的行为“路径”(path),更致力于揭示路径背后的人性意义。从这个层面来看,他的研究实质上是属于人文主义^[40,45]。他所完成的不仅是从实证主义到行为主义的方法论调整,更是一场朝向人文主义的深刻哲学转向。

1.3 童年生活中的人文主义地方经验

哈格斯特朗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色彩,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童年时期的“地方经验”。1916年,哈格斯特朗出生在瑞典南部一个乡村教师家庭。根据他自己的回忆,童年时期父亲的教育对哈格斯特朗日后的学术兴趣与创造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家庭领域知识’,包括地图绘制、考古、地质、观鸟以及当地农业经济。这些对于幼小的我来说都是新鲜事物,也帮助我去理解这些东西是如何联系在一起”^[45]。

首先,童年教育培养了哈格斯特朗对地方的“综合视角(integrative perspective)”^[46]。他的父亲在

一所相当偏僻的乡村小学里当老师,教授孩子们乡土地理、历史以及当地民俗。哈格斯特朗试图贴近家里二楼校舍地板来倾听父亲的教学。

“这种‘家庭领域知识’的教学理念与裴斯泰洛齐(Johann Pestalozzi)^①一脉相承——从熟悉的事物出发,逐渐扩展到更广阔的世界。例如,我们先是绘制教室地图,紧接着是校园地图,最后是整个教区的彩色地图”^[45]。

其次,童年生活的小镇激发了他对地方秩序(local order)的思考。他着迷于观察周边不同人群的生活节奏,并敏锐地捕捉到个体行为受时空双重约束的本质。他认为要关注人类活动发生的地方,地方上产生的人类活动并不是无迹可寻的,而是遵循某种地方秩序^[47]。通过观察三类不同背景同龄人的生活轨迹,他意识到个体行为既受限于空间可达性,又受时间可用性约束。这一发现成为其时间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哈格斯特朗将自己与童年伙伴的活动路径划分为三类:本地村庄儿童放学后需要参加农耕劳动,常因农忙季节缺课;布鲁克工厂区儿童居住在嘈杂廉价公寓中,空闲时间多在街巷间游荡;自己童年白天沉浸于学校教育,晚上则将家校空间融合,在图书馆自主研读科学著作并进行实验。农业村与工业镇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塑造了孩子们完全迥异的行为模式。工人子女的活动时间受工厂制度约束,农户家庭则以农耕劳动为绝对优先。而哈格斯特朗独特的成长环境(学校与家园空间重叠)赋予其额外学习特权,这种差异性经验成为他日后的理论支点。

再次,地方经验孕育了他深刻的人文关怀。哈格斯特朗强调,行为地理学要恰当地描述真实的人的真实的生活,单纯的路径研究是不够的。一个个移动的点的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主体,他们具有记忆、情感、知识、想象与目标,这种极为丰富多样的能力,并不能单纯靠着路径的地图来描述^[47]。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活生生的人并不是点,也不是路径。这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思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不谋而合。

“只有人的自身经验才能提供丰富且真实的细节,以深化对方案与状况的研究,个人毕竟是他自己意义世界的专家”^[47]。

最后,童年经历让他切身体会了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概念。童年时期的教育促使哈格斯特朗对当地历史产生浓厚兴趣,令其印象深刻的是一本瑞典语课本封面上写着,“聆听云杉的低语,此处正是家的根系。”哈格斯特朗坦言,在他童年时期,地方感已经被悄然培育了^[47],尽管这个术语几十年后才被段义孚正式提出^[48]。

因此,童年的地方经验不仅使哈格斯特朗形成了时间地理学的基础,也培育了其思想中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哈格斯特朗也曾承认,“我认同有些人认为我想保留或重新捕捉我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视角”^[45]。这一点在段义孚那里同样得到印证,童年时期的经历塑造了一个情感丰富、敏感多思的段义孚,也塑造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与对人文主义的关切^[49]。这种贯穿一生的精神,正如其弟子与挚友普雷德在一篇悼念的文章最后所写^[45]:

“87岁高龄,他
仍在逐字逐句地书写
仍在竭力进行艰难的转换
仍在探索童年时代
通过世界的把手
在与他人的互动中
重塑自身的完整意义”。

2 作为行为主义者的段义孚

2.1 段义孚的行为与路径

段义孚漫长的一生中辗转了许多地方(表1),不仅经历了地点上的变化,更有独特的情感与心理上的变化,后者也体现在他的思想与作品当中^[26]。段义孚的童年时期主要在中国天津与重庆度过。在他10岁时,由于国内战乱、食物匮乏,他父亲主动申请工作降级调动,段义孚跟随家人旅居澳大利亚、菲律宾与英国等地并接受教育。1951年,段义孚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地貌学,并在1957年完成博士论文“亚利桑那州东南部的山麓侵蚀面平原(Pediments in southeastern Arizona)”。与哈格斯特朗相似,段义孚的学术生涯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向。1959年段义孚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起,平静地走上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思考人类如何将地球变成一个家园的终身旅程^[50]。段义孚的一生,不仅可以从人文主义地理学本身思考,还可以剖析其“时空路径”。这也呼应了普雷

^① 裴斯泰洛齐(1746—1827),瑞士著名教育学家与社会改革者,致力于儿童教育,提倡实物教学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种方法广泛运用于欧洲的学校以及博物馆等场所。

表1 段义孚一生的行为足迹与人生轨迹

Tab.1 Yi-Fu Tuan's behavioral footprints and life trajectory

| 地点 | 时间 | 行为 |
|---------------|------------|--------------------------------|
| 中国天津 | 1930—1933年 | 1930年12月5日出生于天津 |
| 中国南京、上海、昆明、重庆 | 1933—1941年 | 因日军侵略,3岁时离开天津,后辗转多地 |
| 澳大利亚堪培拉、悉尼 | 1941—1946年 | 因战乱与父亲工作调动,徙居澳洲各地 |
| 菲律宾马尼拉 | 1946年 | 随父母短暂移居菲律宾6个月 |
| 英国伦敦、牛津,法国巴黎 | 1946—1951年 | 在牛津大学取得学士学位(1951年)、硕士学位(1955年) |
| 美国伯克利 | 1951—1957年 |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1957年) |
| 美国死谷、亚利桑那沙漠 | 1952、1954年 | 在死谷露营,在沙漠实地考察 |
| 美国布卢明顿 | 1956—1958年 | 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 |
| 美国芝加哥 | 1958—1959年 | 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统计学博士后研究 |
| 美国阿尔伯克基 | 1959—1965年 | 任教于新墨西哥大学 |
| 加拿大多伦多 | 1966—1968年 | 任教于多伦多大学 |
|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 | 1968—1983年 | 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 |
| 美国麦迪逊 | 1983—1998年 |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并于1998年退休 |
| 中国北京、重庆、上海 | 2005年 | 受邀短暂返回中国并重游故地 |
| 美国麦迪逊 | 2022年 | 2022年8月10日逝世于麦迪逊 |

德^[51]提出的时间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应用,即以某位关键人物的一生为主线总结某一学科(流派)发展的历史。

童年的家园使得段义孚矛盾交织。与哈格斯特朗稳定的童年不同,段义孚的早年生活充满漂泊与动荡。段义孚在天津和重庆度过了一段矛盾交织的童年。学校的传统主义与世界主义教育的矛盾、父爱的在场与缺失的矛盾以及有家与无家的三对矛盾赋予了段义孚独特的童年体验^[49,52]。这种复杂的情感,在他日后重访故居时表露无遗:

“当我重新走进津南村^②,站在我旧日的门口时,……我感受到了一种矛盾,即一种更加真实和更加不真实同时出现的感觉……那条从我家门口穿过整个学校通往大门的路,我也仅是匆匆地瞥上一眼……这可能给我留下了遗憾,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踏上了那条路,那么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梦魇恐怕又会缠上我了”^[53]。

沙漠使得段义孚能够寄托自我。段义孚在美国博士生期间攻读的是地貌学学位。1952年以及随后的几年间,段义孚出于野外考察需要前往美国死谷以及亚利桑那州东南部沙漠。“沙漠的极大吸引力,使我惊奇……死谷西壁广阔的空间闪闪发亮的淡紫色、紫色与鲜亮的金黄色呈现出梦幻景象,如戏剧般被第一道晨曦照亮……我感受到的不只是惊叹,而是一种陶醉的幸福”^[54]。段义孚不止一

次地自述如何与沙漠一见钟情、情投意合,“沙漠本身提供我训练与激动。它的严酷,粉碎我天生的安逸;它纯粹的边界,净化我蔓延成长的心灵”^[55]。沙漠不仅是段义孚学术锻炼成长的地方,也激励他进一步回答人与世界的哲学问题。

人文主义地理学拯救了段义孚。段义孚在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任教。其中在明尼苏达大学与威斯康星大学任教总时间超过30年。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众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与哈格斯特朗转向时间地理学的研究相似,段义孚在取得了博士学位后,也渐渐地思考“实在意义(meaning of existence)”。“我想知道我在此做什么以及从生命中我们想要什么”^[55]。至于为何要从地貌学转向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曾作过以下解释:

“我一直就希望能致力于人文主义地理学,但有一段时间我暂时地被沙漠景观的美所折服……当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时,我清晰地意识到活着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情——总有一天我会死亡……地理学正是正确的、脚踏实地的选择。它使我认识到人们如何在……限制下努力生存。但生存就是全部吗?……正是这些问题,将我引向哲学与宗教的山麓,那才是我首要兴趣所在”^[53]。

与哈格斯特朗一样,童年的经历早已埋下思想的种子。对死亡的恐惧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他虽

② 津南村位于旧时重庆市南开中学旁,是段义孚童年时在重庆的住所。

然短暂地为沙漠之美所折服而研究地貌学,但最终仍会导向哲学与宗教的山麓,并贯穿其漫长的学术道路,找到自己的方向——人文主义地理学。也正如他自己所言,“地理学拯救了我”^[54]。

2.2 行为下的企划与地方情感

行为、地方与情感相伴而生。人们通过某种行为对景观进行探索与感悟,在形成真实地方经验的同时,情与景的交叠也就产生了地方^[49]。当我们以段义孚的行为视角去回顾他的地方经验时发现,这是一位“四海为家者”在不断地追寻家园。在不同的企划下,从重庆到沙漠再到威斯康星,哪里都是他的家园,也都流露着不同的地方情感(表2)。企划(project)是哈格斯特朗提出的重要概念,它回应了来自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及人文主义学者对时间地理学忽视主观能动性的批判,并强调行为背后的意图、情感、记忆、感觉、知识、想象和目标等内在思维活动,将个体行为的“主观”和“客观”进行了统一^[47,56]。

尽管段义孚认可自己是个四海为家者,认为家园是可携带的。“在我生命的前半段,我已经习惯了流动……我逐渐以游牧的方式穿越了辽阔的大草原,见识了其浪漫色彩并与之结合”^[52]。但他也曾有过“在家(at home)”以及“幸福涌现(a rush of happiness)”的感觉。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某个时候,我首度在美国体验到‘在家’的感觉。当时我还是一名研究生,坐着灰狗巴士走遍了加州的许多地方……在柜台前,我吃了一块华夫饼干,喝了两杯黑咖啡。当我走出休息站时,其他乘客站在公共汽车旁边聊天、抽烟,等待司机招呼我们上车。是因为华夫饼干和黑咖啡吗?无论如何,当我望着地平线上那在渐亮的天空映衬下的黑色棕榈树时,一阵喜悦涌上心头——一种既自在又兴奋的幸福。第一次,我真的感觉我在美国就像在家里一样”^[53]。

这是段义孚通过灰狗巴士感受到美国的生活,从而产生了在家的感觉。相同的感觉也产生在他所居住的学校公寓。“1983年,我来到麦迪逊教书,我对我的公寓立即产生了情感……我对公寓产生的这种迅速的情感,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发深沉

……(房间里的一切东西)以一种宁静与惬意的方式令人安心,它们似乎在说,‘我们将永远与你同在’”^[54]。这两次“幸福的涌现”,恰是其“企划”与地方互动的结果。无论是作为“旅者”的探索企划,还是作为“定居者”的安居企划,都在具体的时空场景中催生了深刻的地方依恋。当段义孚书写这些地方时,他书写的正是企划驱动下,个人情感与客观环境交融的产物。

2.3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制约与行为

行为地理学近年来开始考虑分析长期人类行为,将生命历程理论融入时间地理学的研究当中,弥补了其长期行为研究的不足^[57]。但目前还缺乏恰当的案例以解释人类长期行为中制约与能动性的互动关系。段义孚一生的个人迁居史、职业史等时空数据翔实,同时战乱、移民、学术生涯变迁等重大生命事件以及主观情感也十分丰富,可以作为一个合适的分析案例。结合时间地理学的能力制约、组合制约与权威制约框架,以及生命历程理论对生命事件时序性与社会背景的关注,段义孚的生命路径可被重新解构,揭示其空间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力机制。通过段义孚一生重要的生命事件及其时空节点,得以探讨生命路径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与制约条件(图1)。

童年至青少年时期体现为权威制约主导下的被动迁移与组合制约的庇护。战乱作为宏观历史背景下的权威制约,迫使段义孚家庭迁往重庆,并辗转逃难至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这一阶段,年龄作为能力制约限制了其自主决策能力,而家庭关系则成为关键的组合制约。尽管战乱打破了原有的生活秩序,但家庭的代际支持(如父亲对其教育的重视)为其提供了“地方秩序的空间”^[47],使其得以在动荡中维持基本的教育连续性。权威制约与组合制约在此阶段形成张力——战乱迫使迁移,但家庭的庇护又部分抵消了迁移对个体发展的负面影响。这种互动体现了时间地理学中“企划”的实现需通过协调外部制约与内部资源^[51]。

成年时期体现为组合制约与能动性的协同作用。进入牛津大学求学标志着段义孚生命路径的

表2 段义孚行为、企划与地方情感

Tab.2 Yi-Fu Tuan's behavior, project, and sense of place

| 地方 | 行为 | 企划 | 家园 | 地方情感 |
|----|-----------|-----------|------|----------|
| 中国 | 童年经历与短暂重返 | 离家与寻家 | 社会家园 | 矛盾、虚幻、现实 |
| 沙漠 | 野外考察与同伴共处 | 探索沙漠与维系友情 | 学术家园 | 令人陶醉的幸福 |
| 美国 | 后半生定居 | 寻求稳定与自由 | 现实家园 | 自由、在家的感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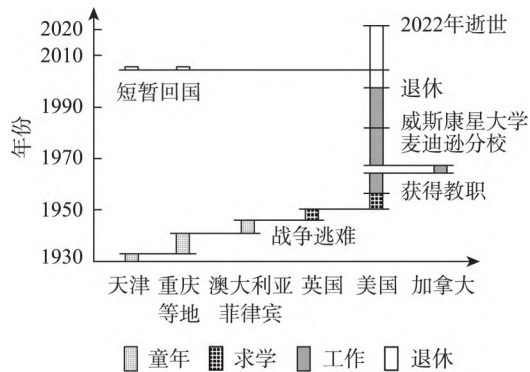


图1 段义孚的生命路径
Fig.1 Yi-Fu Tuan's life path

重要转折。家庭关系作为组合制约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如父亲对其留学的支持),但个体的能动性开始凸显。赴美后,段义孚的学术生涯逐渐展开,其空间行为呈现出稳定性——长期定居美国。这一选择背后既有能力制约的突破,也受组合制约的影响(融入学术社群形成的职业网络)。此外,权威制约的作用从战乱转向制度性因素:美国的学术环境与移民政策为其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研究空间。此阶段的生命路径显示,个体通过能动性(如学术成果的产出)部分重构了制约条件,但社会结构仍通过制度与角色期待限制其行为边界^[58]。

老年时期体现为情感归属与权威制约的再平衡。退休后,段义孚因其学术地位受到国内频繁邀请,但他选择短暂回中国后重返美国。这一决策是组合制约、权威制约与主观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童年经历与家庭纽带(组合制约)强化了其对“家”的情感,美国因其长期居住已被建构为“地方秩序的空间”。短暂回国更多是对学术权威制约(如荣誉邀请)的回应。中国社会变迁(权威制约)与其个人历史记忆的错位,加剧了回归的文化疏离感。这些使得他的中国之旅注定只是“惊鸿一瞥”。

3 殊途同归:发现共同之处

3.1 两个学派的比较

约翰斯顿认为,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无法结合在一起。“除了都将个体看成决策者这个一般性共同点以外,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便再没有其他共同之处”^[6]。约翰斯顿对这两个流派的总结显然是受到了其哲学基础不同的影响,即前者是将个人行为汇合起来寻求规律,属于实证主义的范式;后者是要认识和理解个体的人性与其

性,概括性的结论不那么重要。然而,两个学派的差别并不会导致两个派别之间的绝对对立。莱与段义孚认可行为地理学在研究某些集合现象的时候是有效的^[11,48]。行为学者也同样意识到行为方法不应用于一些情感的研究与景观体验方面的问题^[59]。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之间仍存在很多互补性与兼容性。因此,分析二者的异同是十分有必要的。

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都存在着许多异同点(表3)。从二者的差异来看,在本体论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关注人类对空间和地方的情感和认知,强调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的、客观存在的,更是具有社会、文化、历史意义的。例如,恋地情结(topophilia)就是强调人对某个地方的情感联系以及这些感情如何影响他们对空间的理解与互动^[60]。而行为地理学的本体论对象是空间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行为地理学更为注重的是人类在特定空间中的行为表现,并认为空间行为可以通过认知过程进行解释^[61]。在认识论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认识论立场是解释性和主观主义的,强调个体的感知和情感经验在知识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它主张通过对个体或群体的经验世界进行理解,来探索人类与空间的关系。知识被视为由个体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所塑造。行为地理学的认识论立场早期是实证主义的,认为客观的、可测量的数据才是真正的知识来源^[18]。它强调通过观察和量化行为模式,揭示空间行为的普遍规律。知识来源于对行为的科学分析,实际上是将主观个人与客观世界截然对立的^[9]。在方法论上,人文主义地理学主要采用定性方法,如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个案研究、现象学分析等。它强调通过个人叙事、文化解读等方式,去理解人类的空间感知与情感。行为地理学偏向定量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实验设计、统计分析等,通过控制变量,分析外部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二者同样也存在着许多的相同点。在本体论层面,二者都关注人在世界中的行为这一核心命题,它们的共同出发点都是试图理解人类如何与其生活环境互动。它们也都受到了其他学科的影响,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领域,现象学共同影响了两个学派,两个学派也共同强调学科间与学科内的交叉。在认识论层面,二者共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理性经济人”。两者都重视人的经验,无论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的“个体经验”和“恋

表3 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比较

Tab.3 A comparison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between behavioral and humanistic geography

| 比较内容 | | 行为地理学 | 人文主义地理学 |
|------|---------|------------------|------------------|
| 本体论 | 本体对象 | 空间行为 | 在世存在 |
| | 哲学基础 | 心理学、实证主义 | 现象学、存在主义 |
| 认识论 | 认识论立场 | 实证主义与客观规律 | 经验主义与主观解释 |
| | “人”的认识论 | 满意人,环境刺激的反应者 | 经验人,环境相互作用者 |
| | 人地关系认识论 | 个人与环境的互动(早期侧重对立) | 地方与情感的统一 |
| 方法论 | 实践场景 | 出行、迁居、消费、休闲 | 地方、情感、经验 |
| | 研究方法 | 行为矩阵、活动分析法、认知地图 | 民族志、深度访谈、自传/传记分析 |

地情结”,还是行为地理学中的“认知行为”和“满意人模型”,都通过对个体的行为或经验进行研究,来理解人类如何与地方互动。在方法论层面,实践场景中段义孚和哈格斯特朗都曾分析过自己童年的家,在方法上人文主义地理学多以定性方法开展研究,行为地理学也运用了诸多定性研究的方法,仍都属于归纳性研究^[19]。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均对计量革命“理性经济人”无情地批判。段义孚认为空间科学仅仅是出于有限的目的,分析特定的关系,对人进行简单的假设与纸面上的推演,而忽视了人的真实本质^[48]。他主张我们需要通过身体、感官和情感来与世界保持联系,而不是在研究一开始就将这些因素视为无关紧要或者过于主观而丢弃。格列奇等^[62]认为行为地理学的目标是建立与基于“经济人”的理论不同的理论,它旨在理解空间里的行为何以发生,需要分析真实的世界,并对个体或者群体行为做出经验性与理论性的阐述。哈格斯特朗^[47]也对传统空间分析中只关注瞬时点位与相对位置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无人”的假设不能充分地说明人的主体地位,人具有记忆、感觉、思想和意向,他是他自己行为方案的建立者。行为地理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虽同样对计量革命进行了反思,但也存在差异,行为地理学旨在实证主义框架内为既有(空间)理论和模型建立行为论基础,人文主义则试图突破实证主义范式,关注空间的意义建构与价值观^[11]。因此,当行为地理学的研究需要解释行为轨迹时,必然要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结合,只将外部环境的限制作为行为的解释是不够的,需要充分认识到人类思维的复杂性和能动性,更重要的是审视移动背后的人性目标^[13]。

3.2 范式互补与方法差别

两大流派在研究范式上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尤其体现在对不同时间尺度的关照上。行为地理学

更多地侧重于描述和分析微观个体的短期行为,对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研究是极不平衡的^[57]。尽管如此,哈格斯特朗也强调,需要将个人看作是一生中受到同步性或序列性制约的生命时间整体^[63]。普雷德的描述也印证了行为地理学的侧重点,“一个区域由一组人类、非人类行动者组成,他们参与了一场不断进行的‘穿越时空的编织舞蹈’”^[51]。在对长期经验和意义的分析中,人文主义地理学无疑是出色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西蒙(David Seamon)曾以自己早上出门观察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的不同行为,来说明个体的身体活动以一种相当有规律和可预测的方式结合成了一种持久的地方感,“重要的不是从A到B时做了什么,而是人们如何通过运动栖居(dwell)在这个世界上”^[64]。将身体芭蕾(body ballet)与时空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地方芭蕾(place ballet)”。“穿越时空的编织舞蹈”是对人们行为客观的描述,“地方芭蕾”是对人们行为经验的总结,二者不谋而合地通过舞蹈的类比强调了日常生活行为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在重视个体行为与经验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且长短期行为可以很好地互补。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里面有“企划(project)”的概念,现象学也存在“筹划(project)”,二者存在基本的互补性,后者关注的是意图的构成,前者关注实际的实现^[65]。需要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反身性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47]。在这一点上,行为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兼容互补的。

自传/传记叙述是段义孚与哈格斯特朗共同的表达方式。段义孚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自我视角展开叙述,用自我的经历例证学术观点。段义孚曾教导刚入学的大学生,“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有了18年的人生阅历,现在的工作就是用大学的4年去理解过去18年学到的东西”^[66]。哈格斯特朗认为时间地理学的世界观就是一系列相互交织的生命轨迹/

传记(biographies)^[41],并且将自己童年时的所见所闻作为素材阐释了时间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图式、路径与企划(diorama, path and project)”^[47]。无论是段义孚还是哈格斯特朗,对于个人生活的敏锐观察与童年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未来的研究,促使他们的研究兴趣发生转变。研究者的自我并非孤立,而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反思自身经验本是地理研究的重要部分,而这种反思在任何事情都被量化的年代被抛弃了^[50]。将自我的研究资料作为理解的来源,超越了通常以客观资料与环境的局限,只有自我的经验才能提供行为研究真正的人文主义细节。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主要在方法上有所差别。段义孚强调我们要用“经验的视角”来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和我们的情感与世界保持联系,即用现象学的方法描述地方中的个体情感与经验。哈格斯特朗则^[39]提出了时空棱柱(space-time prism)的模型。活动分析法、认知地图以及行为矩阵等都是行为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方法^[19]。不仅如此,哈格斯特朗的后继者们也不断吸收其时空观以及个体行为的核心思想,将行为地理学方法带到了社会理论以及相邻的学科研究^[58,67]。

3.3 共同的追寻:家园

“家”或“家园”(home)一词是段义孚和哈格斯特朗的共同关怀,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的重要概念。20世纪70年代的地理学家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将“家”形容为理想空间,家被构想为一个温暖、安全、私密、亲密以及舒适的场所^[68]。例如,雷尔夫(Edward Relph)^[69]认为“家”就是个人意义的来源与人类存在的参考点。对于“地球作为人类家园”这个地理学的永恒命题,段义孚^[70]认为最核心的关怀是“家园”。段义孚曾在众多的专著中反复探讨“家”或“家园”的主题。毫无疑问,对段义孚而言,地理学最为关键的概念是“家园”^[71]。“家园”所代表的意义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的环境,不仅限于被建构的空间,它是一个精神与物质共同构成的地方,用以满足人们真实的情感需求以及更高的审美愿望^[67]。对于早年四处漂泊的段义孚来说,对“家园”的感受无疑是迥异的。段义孚曾多次回答他是安徽银山(现巢湖)人,但又觉得银山只是个地名,他一无所知,并且从来没去过^[53]。重庆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沙漠激发了他的学术热情,麦迪逊公寓给予他安定感——这些都是他不同意义上的“家园”。但他自己却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无家

可归的人,作为一个中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他缺乏确定的历史、地理与方言归属^[54]。因此,段义孚毕生都在寻找“家园”,追寻“在家”的感觉。这正印证了段义孚对我们的提醒,“地理学主要是有关我们如何努力去在地球上感受到‘在家’,感受到扎根于地方”^[72]。

对哈格斯特朗来说,“家”同样也是他的核心关键词。无论是人文主义的世界还是行为论的世界,充分的人性与绝对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对立的,就好比家与房子也不能混为一谈。“家”是个人生活的中心,也意味着个人的根源^[73]。对于段义孚来说,生活就是实地考察。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哈格斯特朗。人文主义强调“家(home)”而非“房子(house)”,行为地理学强调的不仅仅是路径,还有路径背后的企划与意义。哈格斯特朗在《区域科学中的“人”》一文中对“家”也有一段论述:“人们需要有某种意义上的家(home base)……(它可以定期休息,存放个人物品,并且可以接收邮件信息。一旦引入了‘家’的概念,我们就必须仔细考虑时间和空间是如何混合在一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分割性)”^[39]。

人文主义地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扩展了哈格斯特朗对于“家”的概念。哈格斯特朗认为一旦“家”的概念被引入,个体的活动范围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制约(如需要定期返回),其活动不能无限扩展^[44]。然而段义孚对于“家”的探讨打破了“家”作为单一固定中枢的限制。从长时序的行为来看,“家”的位置与属性可以变化,哈格斯特朗也承认,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社会系统中的领地归属与活动束会发生变化^[44]。因此,单纯的路径研究已不足以揭露路径背后的“目的与意义”^[47]。哈格斯特朗所关注路径背后的“目的与意义”,同样是段义孚持续强调的核心。

在对于“家”的深切关怀上,哈格斯特朗与段义孚是共通的。他们重视并且致力于揭示人的行为、感情与地方、时间和空间的联系。思考“家园”何在,并非是将自我封闭于屋宇之内,而是在与周围环境不断相遇、碰撞乃至冲突,以及与环境他人相遇、碰撞乃至冲突的持续过程中去探寻。个人认同如此形成,地理学的理解亦复如是。

4 结论

理论是理解自我与世界的透镜(lens)^[71]。正如存在多种多样的透镜,反映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也多种多样。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自诞生

之日起,就各自在批评声中不断发展。前者被指责为主观、抽象,后者则被批评为机械、简化。但没有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正是这些看似对立的批评,构成了两者展开深度对话的必要性与张力。清晰的学派划分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专业化,但地理学活力的源泉恰在于运用不同的棱镜、以不同的方式审视相同的事物,并由此理解生活,理解人类及世界。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兼容的理论内涵以及互补的研究方法。两个学派几乎同一时间出现并批判反思计量革命的缺陷。哈格斯特朗与段义孚是极具代表性和创造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二位也有相似的学术历程与思考方式。首先,他们都深受童年时代经验的影响。段义孚^[74]从童年的“宇宙”回归到自我的“炉台”,哈格斯特朗则不断重返童年经验,将其视为通往世界的“把手”^[45]。其次,他们都是“自我革命”的先驱。在学术生涯中勇敢地转换了研究范式。最后,他们都坚定地将“人”置于研究的核心。无论是以弘扬人文主义为己任,还是在实证研究中浸润人文关怀,他们的工作都促使人类更深入理解自身存在,并激发了对我们共同家园更深切的关怀与共情。

真正的行为主义者首先是人文主义者;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有非同一般的行为。鲜有地理学家能如段义孚和哈格斯特朗这般,既激发了人们对地理思想的深邃洞察,又鼓舞人们对时空行为的精细描摹。他们看似分途的书写,却在深处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共鸣,皆因他们都坚信,人的生命经验至关重要。他们都是卓越的叙事者,既共同叙述着芸芸众生的日常实践,也真情袒露着自身的童年印记与生命历程。他们或许在现实世界中未曾谋面,但他们的思想精髓相同、异曲同工。“两座高峰”也见证并代表着两个流派的发展历程。人文主义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在方法论上殊途同归,计量分析与人文阐释绝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理解复杂世界的两种重要维度。当我们以开放包容的视角,目标朝向真实的人生与世界,也许我们才真正理解两位巨人及其所代表的流派以及整个地理学,正如我们经常执着于分辨江河,最强大的道理却是百川归海。

致谢: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专家对本文重要人物的补充、方法论比较的深化、行文逻辑的梳理等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使作者受益匪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马润潮. 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 [J]. 地理学报, 1999, 54(4): 365-372. [Lawrence Ma. Humanism, the rise of postmoder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egional geography in the wes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9, 54(4): 365-372.]
- [2] Relph E.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J]. Canadian Geographies, 1970, 14(3): 193-201.
- [3] Tuan Y-F. 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J]. Canadian Geographies, 1971, 15(3): 181-192.
- [4] 约翰斯顿 R J. 地理学与地理学家 [M]. 唐晓峰, 李平, 叶冰,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95-201, 217-254. [Johnston R J.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Translated by Tang Xiaofeng, Li Ping, Ye Bing, et al.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195-201, 217-254.]
- [5] 塔娜, 柴彦威. 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与前沿方向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 1-15. [Ta Na, Chai Yanwei. Disciplinary position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f behavio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 1-15.]
- [6] 柴彦威. “回家”: 关于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专栏 [J]. 人文地理, 2014, 29(4): 1-2. [Chai Yanwei. Coming home to China: A column of Yi-Fu Tuan's humanistic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4, 29(4): 1-2.]
- [7] Portugali J.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geography [M]// Montello D R. Handbook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geography.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8: 16-40.
- [8] Gregory D. The discourse of the past: Phenomenology, structuralism,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978, 4(2): 161-173.
- [9] Cox K R. Bourgeois thought and the behavioral geography debate [M]// Cox K R, Golledge R G. Behavioral problems in geography revisited. London, UK: Routledge, 2016: 256-280.
- [10] Tuan Y-F. A review of Peter Gould and Rodney White, mental maps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4, 64(4): 589-591.
- [11] Ley D. Behavioral geography and the philosophies of meaning [M]// Cox K R, Golledge R G. Behavioral problems in geography revisited. London, UK: Routledge, 2016: 209-230.
- [12] 刘苏. 人文主义地理学与其他地理学流派间的关系及应用 [J]. 旅游学刊, 2023, 38(3): 8-10. [Liu Su. The relationship and application between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other geographical schools. Tourism Tribune, 2023, 38(3): 8-10.]
- [13] 周尚意. 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如何使用研究素材 [J].

- 旅游学刊, 2023, 38(3): 3-6. [Zhou Shangyi. How humanistic geography research uses research materials. *Tourism Tribune*, 2023, 38(3): 3-6.]
- [14] 张文奎. 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J]. *地理科学*, 1990, 10(2): 159-167, 192. [Zhang Wenkui. On some basic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behavioral geograph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1990, 10(2): 159-167, 192.]
- [15] 覃志豪. 现代人文地理学新趋势之一: 行为地理学的兴起 [J]. *经济地理*, 1983, 3(3): 234-236. [Qin Zhihao. One of the new trends in modern human geography: The rise of behavioral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1983, 3(3): 234-236.]
- [16] 柴彦威. 行为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5, 24(2): 1-5. [Chai Yanwei.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behavioral geography study.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5, 24(2): 1-5.]
- [17] 柴彦威, 颜亚宁, 冈本耕平. 西方行为地理学的研究历程及最新进展 [J]. *人文地理*, 2008, 23(6): 1-6, 59. [Chai Yanwei, Yan Yaning, Okamoto Kohei.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geographic research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recent progress. *Human Geography*, 2008, 23(6): 1-6, 59.]
- [18] 戈列奇 R G, 斯廷森 R J. 空间行为的地理学 [M]. 柴彦威, 曹小曙, 龙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Golledge R G, Stimson R J. *Spatial behavior: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Chai Yanwei, Cao Xiaoshu, Long Tao.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 [19] 柴彦威, 塔娜. 行为地理学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22: 2, 9-18. [Chai Yanwei, Ta Na. *Behavioral geography*. Nanjing, China: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22: 2, 9-18.]
- [20] 段义孚. 人文主义地理学 [M]// 李旭旦文集 1: 学术论文卷. 李旭旦, 汤茂林, 译.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325-344. [Tuan Yi-Fu. *Humanistic geography. The collected works by Li Xudan: Academic papers*. Translated by Li Xudan, Tang Maolin. Nanjing, China: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1: 325-344.]
- [21] 汤茂林. 学术对话与人文地理学进步 [J]. *人文地理*, 2024, 39(4): 1-8. [Tang Maolin. Academic dialogue and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24, 39(4): 1-8.]
- [22] Golledge R G. The nature of geographic knowledge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02, 92(1): 1-14.
- [23] 叶超. 地理学中自然与人文耦合的挑战与前景 [J]. *热带地理*, 2024, 44(1): 28-31. [Ye Chao.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coupling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y. *Tropical Geography*, 2024, 44(1): 28-31.]
- [24] 叶超, 塔娜. 重建地方: 人文地理与 GIS 结合研究的路径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8): 1249-1259. [Ye Chao, Ta Na. Rebuild place: The thoughts of plac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GI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8): 1249-1259.]
- [25] Zhao B. Humanistic GIS: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2, 112(6): 1576-1592.
- [26] 叶超, 吴佩瑾. 朝向人文主义的世界: 段义孚的思想遗产 [J]. *人文地理*, 2023, 38(2): 44-50, 96. [Ye Chao, Wu Peijin. Seeking the world of humanism: Spiritual heritage of Yi-Fu Tuan. *Human Geography*, 2023, 38(2): 44-50, 96.]
- [27] 申悦, 王德. 行为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 40-52. [Shen Yue, Wang De.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behavior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 40-52.]
- [28] 柴彦威, 塔娜. 中国地理学的行为革命及其理论内涵 [J]. *地理研究*, 2024, 43(9): 2259-2270. [Chai Yanwei, Ta Na. The behavioral revolution in Chinese geography and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43(9): 2259-2270.]
- [29] Argent N M, Walmsley D J. From the inside looking out and the outside looking in: Whatever happened to "behavioral geography"?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47(2): 192-203.
- [30] Barnes T J, Sheppard E. 'Nothing includes everything': Towards engaged pluralism in anglophone economic geograph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 34(2): 193-214.
- [31] 周尚意, 张乐怡. 鲁迅在京足迹折射的文人城市空间结构意象: 对《鲁迅日记》中北京地名的分析 [J]. *热带地理*, 2015, 35(4): 456-462. [Zhou Shangyi, Zhang Leyi. Beijing's spatial structure in 1920s: A study of the Beijing's place names in *Lu Xun's Diary*. *Tropical Geography*, 2015, 35(4): 456-462.]
- [32] Watson J B. *Behaviorism* [M]. New York, USA: Routledge, 2017: 1-28.
- [33] Golledge R G. Guest editorial: A practitioner's view of behavioral research in geography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81, 13(1): 1-6.
- [34] Downs R M. Critical appraisal or determined philosophical skepticism?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79, 69(3): 468-471.
- [35] Gold R.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ural geography* [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4.
- [36] Thrift N. *Behavioural geography* [M]// Wrigley N, Bennett R J. *Quantitative geography: A British view*. London, U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 352-365.
- [37] 若林芳樹. 行動地理学の現状と問題点 [J]. *人文地理*

- (日), 1985, 37(2): 148-166. [Yoshiki Wakabayashi. Current state and issues of behavior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Japanese)*, 1985, 37(2): 148-166.]
- [38] Morrill R. Hägerstrand and the quantitative revolution: A personal appreciatio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3): 333-336.
- [39] Hägerstrand T.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J].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24(1): 7-21.
- [40] Van Paassen. The philosophy of geography: From Vidal to Hägerstrand [M]// Pred A, Tornquist G. *Space and time in geography: Essays dedicated to Torsten Hägerstrand*. Lund, Sweden: CWK Gleerup, 1981: 17-29.
- [41] Buttimer A. Torsten Hägerstrand 1916-2004 [M]// Lorimer H, Withers Charles W J. *Geographers: Biobibliographical studies volume 26*.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2007: 119-157.
- [42] Buttimer A, Hägerstrand T. Invitation to dialogue: A progress report [M]. Lund, Sweden: University of Lund, 1980: 1-8.
- [43] Hägerstrand T. Interdépendances dans l'utilisation du temps [J]. *Temps Libre*, 1981, 3: 53-68.
- [44] 柴彦威, 张艳. 区域科学中的人(哈格斯特朗) [M]// 蔡运龙, Wyckoff B. *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67-174. [Chai Yanwei, Zhang Yan.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 written by Hägerstrand // Cai Yunlong, Wyckoff B.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167-174.]
- [45] Pred A. Hägerstrand matters: Life(-path) and death matters: Some touching remarks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3): 328-332.
- [46] Öberg S. Hägerstrand and the remaking of Swede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3): 340-349.
- [47] Hägerstrand T. Diorama, path and project [J].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Human Geography*, 1982, 73(6): 323-339.
- [48] Tuan Y-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3.
- [49] 吴佩瑾, 叶超. 情景之间: 段义孚的地方经验与书写艺术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6): 1172-1180. [Wu Peijin, Ye Chao. Between emotion and landscape: Yi-Fu Tuan's place-based experiences and writing art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42(6): 1172-1180.]
- [50] Cresswell T. Steering his own ship: Yi-Fu Tuan (1930-2022)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23, 113(3): 790-797.
- [51] Pred A. The choreography of existence: Comments on Hägerstrand's time-geography and its usefulness [J]. *Economic Geography*, 1977, 53(2): 207-221.
- [52] Tuan Y-F. The desert and I: A study in affinity [J].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001, 40(1): 7-16.
- [53] Tuan Y-F. *Coming home to China* [M]. Minneapolis,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61-62, 66-67, 115.
- [54] Tuan Y-F.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 [M]. Madison, US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9: 61-62.
- [55] Tuan Y-F. *A life of learning* [M]// Gould P, Pitts F R. *Geographical Voices: Fourteen autobiographical essays*. New York, US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23-340.
- [56] 张艳, 柴彦威. “新”时间地理学: 瑞典Kajsa团队的创新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6, 31(5): 19-24, 46. [Zhang Yan, Chai Yanwei. "New" time-geography: A review of recent progresses of time-geographical researches from Kajsa Ellegard in Sweden. *Human Geography*, 2016, 31(5): 19-24, 46.]
- [57] 柴彦威, 塔娜, 张艳. 融入生命历程理论、面向长期空间行为的时间地理学再思考 [J]. *人文地理*, 2013, 28(2): 1-6. [Chai Yanwei, Ta Na, Zhang Yan. Rethinking time-geography in long-term space-time behavior study: Integrating with life course theory. *Human Geography*, 2013, 28(2): 1-6.]
- [58] 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4.
- [59] Sack R D. *Conceptions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M]. London, UK: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 [60] Tuan Y-F.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 [M]. New York, USA: Prentice Hall, 1974: 93.
- [61] Golledge R G. Behavioral geography and the theoretical/quantitative revolution [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08, 40(3): 239-257.
- [62] Golledge R G, Brown L, Williamson F. Behavioural approaches in geography: An overview [J]. *The Australian Geographer*, 1972, 12(1): 59-79.
- [63] Hägerstrand T. Survival and arena: On the life-history of individuals in relation to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M]// Carlstein T, Parkes D, Thrift N. *Human activity and time geography*. London, UK: Edward Arnold, 1978: 122-145.
- [64] Seamon D. Body-subject, time-space routines, and place-ballets [M]// Buttimer A, Seamon D. *The human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place*. London, UK: Taylor & Francis, 1980: 148-165.
- [65] Gregory D. The ideology of control: Systems theory and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Human Geography*, 1980, 71(6): 327-342.
- [66] Tuan Y-F. *Life as a field trip* [J]. *Geographical Review*,

- 2001, 91(1/2): 41-45.
- [67] Thrift N. Torsten Hagerstrand and social theory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3): 337-340.
- [68] 封丹, 李鹏, 朱竑. 国外“家”的地理学研究进展及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7): 809-817. [Feng Dan, Li Peng, Zhu Hong. Progress in geographic studies on "hom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7): 809-817.]
- [69]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UK: Pion, 1976: 20.
- [70] Tuan Y-F. A view of geography [J]. *Geographical Review*, 1991, 81: 99-107.
- [71] Cresswell T. *Geographical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2nd ed.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2024: 101-121.
- [72] Tuan Y-F. *Place, art, and self* [M]. Chicago, USA: Center for American Places, Inc., 2004: 44.
- [73] Tuan Y-F. *Dear colleague: common and uncommon observations* [M]. Minneapolis,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 [74] Tuan Y-F. *Cosmos & hearth: A cosmopolite's viewpoint* [M]. Minneapolis,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Dialogues between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behavioral geograph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i-Fu Tuan and Torsten Hägerstrand

GAO Lei¹, YE Chao^{2*}

(1.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behavioral geography represent two pivotal schools of thought within human geography, each possessing distinct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Despite their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mutual enrichment, scholarly discourse, particularly within some regional academic contexts, has not fully explored the inherent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se two paradigms. This article offer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ir leading proponents, Yi-Fu Tuan for Humanistic Geography and Torsten Hägerstrand for Behavioral Geography, whose seminal works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geography and cognate disciplines. Employing a tripartit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examines representative figures-school characteristics-methodological system, this study meticulously compared their academic trajectories, cor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t specifically endeavored to uncover the humanistic undercurrents within Hägerstrand's time geography and to scrutinize the behavioral dimensions underpinning Tuan's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 This comparative lens allowed for a nuanced analysis of each school's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elucidating their critical distinctions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ir areas of convergence. Both schools emerged from a shared critique of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 assumption prevalent during the quantitative revolution, instead emphasizing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of human behavior, emotion, and lived experience of place. In doing so, they introduced vital human-centered dimensions to geographical inquiry.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encompassing ontological foci,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epistemological stance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reveals significant compatibilities and potential synergies. The concept of "home", a profound concern for both scholars, serves as a compelling unifying thread, highlighting their shared commitment to understanding the deep meanings of place and human dwelling. This dialogue between Humanistic and Behavioral Geography not only facilitates theoretical cross-fertilization but also promises to stimulate new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advocating for continued and strengthened exchanges among diverse schools within geography. Such inter-paradigmatic dialogues are essential for identifying the unique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each school, exploring fruitful integrations of ideas,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ultimately propelling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al discipline.

Keywords: behaviorism; humanism; time geography; geographical thought; human geography